

西安风物赋(二章)

○安 谅

当年的围墙，正守护着历史的记忆。记忆里有根，有魂。

东长乐、西安定、南永宁、北安远，四方城门各咬着一个词，牙关紧锁。

西安，一个文化的摇篮，长有初生的温暖。

护城河、环城林带，是我的手臂，不知何时已伸展，拥抱着古城墙。他是一个宠儿，甚或爱神？我心怀江南男子的柔软。

一个寻诗的人，也有了一种归属感，心的石缝里倏忽生长。

大雁塔

有脆弱的塔，被风吹变形了。有净洁的塔，被风熏成摇钱机了。有更多的塔，被

风吹得无影无踪了。

大雁塔还在那，站了1300多年。

一度腰斩，塔基顶住了人祸天灾。

在我看来，它是可以飞翔的塔，是雁的投身，也是化身，一直挺立着，坚守一种庄严的使命。

不是“二圣三绝碑”太沉，游学的玄奘，从天竺带回的舍利、经卷和佛像，亦当然珍贵；更是一种大慈大悲，是它的底气和定力，抵挡所有的妖风。它的自我牺牲，与人的仁慈感恩，一脉相承。

雁塔诗会，名句天下传诵，就是大雁塔的另一种飞翔。

大雁塔，压得住太多的鬼畜！

在塔北广场，尽可以放飞你心中的愿望。

塔就是大雁，古城墙是它的翅膀，为你护佑和守望。

龙首文苑

2026年4月15日 星期三 主编:赵命可
责编:秋川 美编:庞红梅 校对:梅莹 金苗
文化艺术网/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6

文化艺术报

著名红学专家冯其庸先生曾作短文《不读书，无以能》，结合自身人生阅历畅谈读书心得，文辞恳切、入情入理，深入浅出间尽露治学真知，读后令人深受教益。尤其在当下全民阅读被纳入法治保障、阅读成为社会共识的背景下，先生的话语更具现实意义，予人诸多深刻启示。

冯其庸先生少时家境贫寒，又亲历日寇侵华的苦难岁月，缺衣少食的生活里，求学之路步履维艰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他对读书的渴求愈发强烈，这份渴望根植心底，及至长大后

便养成了手不释卷的终身习惯。谈及读书的目的与意义，人人皆有己见，冯先生亦有其独到的治学体悟。积数十年研思深耕的经验，他将读书的价值归结为两点：其一为增长知识、丰富学问，其二为砥砺品行、涵养心性。而在他看来，后者远比前者更为重要。他在《不读书，无以能》中写道：若读书而不敦品，纵使学富五车，也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知识库、一个徒有其表的“书囊”，充其量只是拥有知识，却失却了读书的本真；倘若重学识而轻品德，便是走进了读书的误区。也正因如此，先生直言：“我认为人才是靠自我造就的，当然老师和学校都很重要，但自己不能奋发努力，也就很难有成就，所以人才归根结底是要看自己能不能敦品自励、刻苦锻炼。而且这是长期的、一辈子的事，不是几个月几年的事。”寥寥数语，一语中的，既道尽了读书与做人的辩证关系，也点透了

从『不读书，无以能』说起

○王赵民

读书的核心要义。

读书改变命运，从来不是一句空话，它是贯穿一个人一生的修行，更离不开自身的勤勉求索、主动深耕。唯有以勤奋为舟、以求知为桨，不断拓展知识边界、涵养多元兴趣，方能真正实现自我开发、自我提升。在冯老看来，人的一生，本就是一个持续自我改造、自我造就、自我完善的过程：从无知到有知，再到洞明世事的大知；从无能到有能，再到堪当重任的大能，这是每个人成长发展的必经之路，无人能例外。而在这一过程中，兴趣是引路的明灯，却也需要以

持续的学习去滋养、去深化、去拓展。他说：“兴趣是很重要的，同时也是靠学习来加深和扩展的，只要你有兴趣，你就能钻进去，锲而不舍，以至于成功。”这质朴的话语，字字珠玑，实为读书治学的至理名言。

明了读书的价值，便应让读书成为一种内化的自觉、一种日常的习惯，真正做到活到老、学到老，在终身阅读中涵养心性、增长才干。在这一点上，冯其庸先生便是我辈学习的典范。他一生与书为伴，治学不倦、读书不辍，更谆谆叮嘱后学：“读书学习愈勤奋、愈广博，可能他的自我开发、自我造就愈成功。反之，不读书、不学习，也就无以能。”先生的这番话，质朴直白却意蕴深远，于每一位读书人而言，既易懂易解，亦躬身可践。愿我辈皆以先生之言为勉，以书为友，以读修身，在笔墨书香中涵养初心、增长才干，让读书成为一生的修行。

古城墙

古城墙，在西安，是一朵盛开的奇葩。不只是它由唐初建，明扩，历史久矣，更在于后人对其的保护。它的完整度，契合美丽的神话。

梁思成、林徽因，面对此，定会洒泪并膜拜。

厚度，大于高度，扛得起时代变迁的滚滚车轮。

登城马道，不闻马蹄声，滚坡，滚过一轮轮战火，此时，却静默如雕塑。又像二维码，人们频举手机，纷纷打卡。

宇墙、垛墙，皆称女墙，只因细弱。那是男尊女卑的画墙，横看竖看，都像表情包，朝着天空呲牙。

清明节，我来到郊外的田野，准备拍一组春天的照片。走上河堤，满目的桃红柳绿，灿烂一片。我拿出相机正要拍摄，忽有几只燕子掠过桃林，斜着身子从眼前的草地飞过。小燕子那乌黑发亮的羽毛、墨绿色的脖颈、剪刀似的尾翼，吸引了我的目光，拨起我记忆的波澜。眼见小燕子越飞越远，我的思绪也随那远去的剪影，回到故乡的院落。

小时候，父母亲在县城工作，我跟随爷爷奶奶在家乡上小学，其间与小燕子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
那年初夏，放学后，我经常到同学建林家去玩。建林家的窗梁上有个燕子窝，住着两只小燕子，看样子是夫妻俩，出出进进地影不离。它们凌晨出外觅食，下午归巢，休息时，时常在门前的大树上、电线上停留，叽叽喳喳，呢喃细语。夏日黄昏，我们在院子游戏，小燕子在空中飞舞盘旋，捕食蚊虫，陪伴我们游戏。望着可爱的小燕子，我们开心地笑着、玩着，情不自禁地唱起“小燕子，穿花衣”的儿歌……

我太喜欢小燕子了。一日，我问爷爷：“建林家有小燕子，咱家为什么不往小燕子呢？是不是燕子嫌咱家院子没围墙，不敢来住？”爷爷笑着回答：“不是围墙的事。燕子喜欢和人接近，不会那样势利。你想燕子来咱家，那得去请啊！”“小燕子又不

请燕子

○霍静南

会说话，怎么个请法呢？”我问。爷爷说：燕子垒窝要垒在高处，垒在小猫上不去的地方。窑洞门窗上部的窗梁那里正好，只是咱家缺少两个长铁钉。只要在梁上钉上两个相距五寸左右的长铁钉，上面绑上桑树皮，燕子就可以在上面垒窝了。

听了爷爷的话，我上心了。我仔细观察了建林家的燕子窝，窝底下确实有两个长铁钉。于是，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我不再跳跳蹦蹦一路小跑，而是低头留意起公路边有没有别人遗失的长铁钉，遗憾的是，一次也没有发现。询问班里的同学，都说他们家也没有长铁钉，我心里不免有些失落。

几天后，爸爸从城里回来，微笑着，魔术般地从兜里变出两个长铁钉，可把我高兴坏了，一定是爷爷捎话给爸爸了。有了长铁钉，爸爸很快在窗梁上做起了燕窝的底座，就等着小燕子来安家了。

一天早晨，我还在睡梦中，忽然听到窗外有小燕子的叫声，我高兴得一骨碌爬起来，出门一看，两只小燕子衔泥筑巢，终

于来我家了。小燕子很是勤劳，一口一口地衔泥筑巢，很快垒好了半个饭碗大的燕窝。不久，它们孵出了四个燕宝宝，毛茸茸的，甚是可爱。

小燕子的到来，给我们家添了喜气。有了小燕子的陪伴，爷爷添了精神，做工回来，坐在院里的石床上看燕子飞舞；奶奶在家不再枯燥，耳畔有小燕子呢喃；我以前早晨赖床，有了小燕子报时，上学不再迟到。家里从此也多了许多小朋友。一天，奶奶抱着我，望着小燕子唱道：“不吃你家面，不吃你家米，只借你家窗梁育儿女；不损你家物，不扰你家人，消灭害虫外加报晴雨。”奶奶一遍又一遍地教我唱小燕子的儿歌，在我小小的心灵里，播下了勤劳的种子。

秋天悄悄来了，一天早晨，忽然听不到小燕子的呢喃声。奶奶说：“小燕子到南方过冬去了，南方暖和。三月三燕子往北迁，九月九燕子向南走。小燕子怕你伤心，昨天悄悄地不辞而别了。”我心里很是难过，问奶奶：“小燕子还会来吗？”奶奶说：“等到明年春暖花开，小燕子就会飞回来了。”

时光荏苒，三十多年过去了。如今我生活在县城，回故乡的次数明显少了。但故乡窗梁上的燕窝和它们的故事，还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
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跳出自陷陷阱(2)

○墨耘

上述两种情景，似乎关联性不大，但仔细分析，有着内在的相似性，即当事人陷入了难以自拔的陷阱，前者可称之为“自陷陷阱”，后者则是“共鸣陷阱”(或“他陷陷阱”)。这样的陷阱，可谓无处不在，在千年前的经学讲坛上，在魏晋的文人清谈里，甚至在当今我们自己深夜手机屏幕上那些精准推送的文章标题

里，似乎都回荡着类似的声音。

公孙龙的“白马非马”论，听着机巧，实则挖了坑自己跳。这般诡辩，像极了追逐自己尾巴的猫，转得晕头转向，自以为得道，实则仍在原地。汉代的不少经学家，皓首穷经，都耗在几本被尊为“经”的书上。圣人的一句话，不过三五字，经学家们的“注”“疏”则往往超过千字、万字。最初的“经”，被厚重丝茧彻底包裹，让学问成了“我注六经”的循环论证：经典必定至高无上；因为它至高无上，所以我的解释必然正确；因为我的解释正确，所以

愈加证明了经典的至高无上。新思想的大门，被经学家们牢牢锁死。魏晋清谈，更将逻辑的圈套织成华美牢笼，清谈家们坐在玄之又玄的迷宫里，用精致的逻辑荆棘，编织起没有出口的樊笼。更可叹的是，他们自认为这个关注自己的笼子精美无比，甘愿被关入其中而不能自拔。宋明理学“格物致知”，出发点是突破“茧房”、向外求理，却渐渐困在概念的螺蛳壳里。“理”字被越说越玄，最后成了镜中花、水中月，看得见，摸不着，却要万人朝拜。王阳明格竹七日而病，正是对这自陷逻辑最诚实的反弹——当语言描述的世界替代了亲手触摸的世界，学说便成了无根的浮萍，在逻辑的静水里打转，再也汇不进活水的江河。

人生若只如初见，遗憾就不会与回忆为伴。你的名字，是命运抽错的签，故事越长，越让人怀念。

良辰美景奈何天，思念就不要再苦苦熬煎。你的名字，是命运牵错了线，姻缘太短，聚散如云烟。

今宵露寒，先生再见，转身却是泪水潸然。这似水流年，我们不朽不欠，一别两宽，各自喜欢。

山长水远，先生再见，转身已是天涯两端。这锦瑟年华，我们互相成全，一别两宽，回头莫念。

《先生再见》这首歌并非凭空写意，其创作根基，正是孙中山先生原配夫人卢慕贞的一生心事。她以传统女子的隐忍与豁达，写下了民国史上最体面的离别，也为世间情爱留下了关于成全与放下的永恒注解。

卢慕贞生于1867年，是一位温婉恭俭、恪守妇道的旧式女性。1884年，17岁的她与孙中山成婚，此后数十年，先生为革命奔走四方、九死一生，聚少

离多是常态。卢慕贞留守故里，侍奉双亲，抚育长子孙科、长女孙姬、次女孙婉，以针线与操劳，撑起先生安稳的后方。她不通新学、步履不便，却始终默默支持丈夫的事业，不曾有过半句怨言。辛亥革命后，她曾被尊为国民国母，却始终低调内敛，不慕浮华。

1915年，孙中山因理想与志趣，决意与宋庆龄携手，且秉持一夫一妻理念，欲解除原有婚约。卢慕贞得知后，没有怨怼，没有纠缠，坦然自认无法伴随先生奔赴更辽阔的革命征途，便在离婚文书上写下一个“可”字。一字轻描，却藏尽半生深情与万般不舍，这份识大体、顾大局的退让，是乱世里最动人的自我牺牲。

离婚之后，卢慕贞定居澳门文第士街一号，终身未再嫁，独自走过近40载岁月。孙中山与宋庆龄始终为她提供生活用度，并未因婚姻结束而弃之

先生再见

○史飞翔

不顾。她深居简出，信奉基督教，热心教会事务，在平静与信仰中安顿内心。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，卢慕贞在澳门撰文悼念，言辞间依旧满怀敬重，此后还多次赴南京拜谒中山陵，那份情义贯穿余生。抗战期间，她虽身处澳门，仍心系家国，与孙中山姐姐孙妙茜一同协助抗日游击队筹措物资、护送伤员，尽显格局与风骨。晚年时，子女孝顺，孙辈绕膝，长子孙科对其尤为敬重，1947年她八十大寿之际，孙科更是在翠亨村为她举办了为期十日的盛大庆典，乡人尊称其为“孙太夫人”，德望厚重。1952年9月7日，85岁的卢慕贞在澳门寓所安然离世，最终在安宁

与被尊崇中走完一生。她以成全立身、以善良待人，既守护了曾经的情义，也赢得了后世的敬重。

《先生再见》之所以能让人一听落泪，根本在于它早已不只是一首流行歌曲，而是一种精神意象、一种情感方式、一种面对情爱时从容通透的生命态度。它所传递的，不是失态的怨怼，不是离别的凄苦，而是深藏其中的慈悲喜舍，是克制中的尊严，是放手时的成全，是喧嚣时代里极为稀缺的情感清醒。而这份情感，正是人类区别于一切生灵、最可贵的精神质地——不是占有，不是掠夺，不是执念，而是懂得退让、甘愿牺牲、心怀慈悲、舍得成全。

这句“先生再见”，承载的正是人类情感中最光辉的部分。它是慈悲——体谅对方的身不由己，理解命运的阴差阳错，不怨恨、不报复、不损

毁，以一颗柔软之心，护得彼此周全；它是喜舍——欢喜地放下，坦然地退出，舍得自己半生守候，舍得曾经朝夕相伴，只为让对方奔赴更值得的人生；它是牺牲——收起自己的委屈与心酸，藏起自己的眷恋与不舍，以一己之退让，成就对方的前程与理想；它更是成全——爱到深处不纠缠，情到极致是成全，只要你前路光明，我便无怨无悔。这四种境界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人世间最珍贵、最纯粹，也最高贵的情感，超越了世俗的占有欲，超越了小情小爱的悲欢，直抵人性至善至美的深处。也正因如此，这首歌才能直抵人心，让人闻之落泪、久久不能释怀。

《先生再见》所歌颂的，正是人类最可贵的情感——以慈悲对过往，以喜舍对结局，以牺牲显深情，以成全见格局。唯有这种爱，能跨越岁月、打动人心，在每一个聆听者心底，留下长久的温暖与感动。